



女醫生落戶剛果助窮人重見光明



■今年專程從剛果回港，在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分享她的非洲故事。

一提到剛果這個非洲國家，不期然令人想到連綿不斷的內戰、血腥種族屠殺，在糧食短缺中掙扎求存的低下階層。以非洲為背景的電影，不計其數，《剛果驚魂》取材於剛果貧窮地區，《黑翼15小時》更描述了非洲索馬里無政府狀態的兵荒馬亂一面，今時今日，非洲人走在街上，是否隨身佩帶AK步槍呢？

「我住在The Republic of Congo（剛果共和國），而不是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（剛果民主共和國）。以前有打仗，現時很安全，很平靜的。」Joyce表示很多人將這兩個國家混淆，前者位於非洲的中部，後者屬於非洲西部。

她在剛果共和國北部一個省份Likouala，位於市郊的先鋒基督教醫院（Pioneer Christian Hospital）開診所，眨眼已兩年。「一家五口住在醫院，應該是當地最靚的一間屋，因為有地盤。」

「這邊的家庭會否備有槍械？」記者不時聽到，非裔居民常因爭草源、水源而發生爭執，在家中，在放牧時會隨身攜帶槍械。

「有的人是會的，但我們太窮了，不會有。」她在街道常見的是大菜刀和名為Machete的鋸刀，幾歲的小朋友也會經常拿着Machete。「不是因為要殺人，而是要滅蛇蟲鼠輩，他們要種菜、斬樹。」

「那麼，非洲多獅子、老虎嗎？」

「我住的地方沒有，屬於熱帶雨林，叢林為主，常見馬驥、鹿，是首都東北部，較為偏僻。」她指在窮鄉僻壤生活，很難想像「效率」兩字，或有穩定的聯繫途徑。

沒有時間觀念的國度

Likouala的官方語言為法語，主要民族語言有林加拉語（Lingala）。Joyce即席教記者一句當地話：「Lingala的『昨天』是Lobi，『明天』也是Lobi。」

連昨天、明天都不分，可想而知，當地沒有時間觀念。「到銀行提款，要坐在銀行等一天，有次試過要等一個星期。」

醫院位置偏僻，由首都布拉薩市到那兒，沒有陸路。「一是坐船，需要兩個半星期。二是搭飛機，一星期有三班航班，但試過等了十九天才有飛機，還要待二十八天才拿到行李，因為航班經常取消。」

不似香港的生活節奏，她稱非洲什麼都慢。「香港人最怕浪費時間，做事要快而準，知道你有一分鐘可以上到地鐵。而在非洲要很有耐性，每做一件事，需花很多心機和時間，看似很忙，但又不是做得快。」

籌辦診所，是一件大工程，事事要親力親為，最大挑戰是運輸問題。「出發前託運了一百一十箱物資，差不多九個月才到齊，現時盡辦法做好，因為藥會過期。」

Joyce說Likouala夏天最高氣溫達38-39度，雨季的夜晚即使清涼，也有二十多度。醫院沒有冷氣，電



■Joyce就讀拔萃女書院時，曾獲「香港傑出學生」殊榮。

■1995年，彭定康在UWC演講，Joyce代表致謝辭，並與一眾學生合照留念。

話90%無信號，連做手術也要懶住用電。莫說兩年，要一個都市人關掉手機，不碰電腦，不上網，不對外通訊一天，都無法忍受。曾經，Joyce也有過猶豫的一刻。

自幼於溫室成長的她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從小在教會長大，曾跟隨父母去泰國北部宣教。1993年畢業於拔萃女校，憑着優異成績，獲獎前往United World College of Atlantic in the UK（下稱UWC）讀書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實習期間，走到加蓬（Gabon）一家非牟利醫院實習。

「大學時代，背着一個大背包和許多夢想。我有四個月實習，計劃兩個月去非洲體驗，另外兩個月回港認識男朋友，哈哈，因為在英國已經聯繫，找不到合適的人。」

走到非洲做義工，起初她沒有想過能認識對象，反而，宣教士們無私貢獻的精神令她大為感動。「加蓬這個熱帶雨林的醫院，非常原始，利用水力發電，人人都很熱心，有耐性，宣教士、醫生、護士都很強，不怕困難和辛苦，這種樂意助人的精神，我十分佩服。」

但她覺得，自己沒有這本事。「回望自己，既是獨生女，又嬌生慣養，少少不方便便已覺辛苦，我習慣有冷氣，但非洲的醫院有風扇已算奢侈。有一次，需要搗漿點火，無論怎樣我都未能點着。時常思念家人，又怕蛇蟲鼠蟻，你問我有什麼冒險精神？坦白說是沒有的。」

於是，她在日記中寫下七個不能做到宣教士的原因。「告訴神，去非洲服侍是無可能，自己無耐心、無能力，怕吃苦……覺得是搞錯人。」

遇見最似耶穌的男人

內心掙扎是否適合留在非洲，最後她還是留下來。翌日回醫院做義診，就遇到了高級眼科手術技師宋安理，雖然只是一面之緣，已被他的謙卑個性、對病人的愛和關心深深吸引。她忍不住寫信給朋友，興奮地說：「今天我遇見了最似耶穌的一個人。」

宋黃凱欣小檔案

英文名：Joyce | 年齡：三十八歲

宗教：基督教

家庭狀況：與丈夫Henri Samoutou育有三名子女

學歷：1993年畢業於香港拔萃女書院，獲獎入讀United World College of Atlantic in the UK，之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醫科。

職業：醫生、「目黃計劃」（New Sight Congo）創辦人



■1978年，Joyce與母親在澳門旅遊時合照。



■在英國UWC與超過八十個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學習。

一個生活於大城市的香港人，遠赴落後的非洲剛果，開設眼科診所，並長居異地，談何容易？宋黃凱欣（Joyce）做到了。

落後、悶熱、缺乏物資，她不以為苦，連婚後生子，她也帶進被大樹包圍的醫院裏撫養。

她是心繫非洲成千上萬盲人的家庭醫生，也是三個孩子的媽媽。丈夫宋安理，並非真的姓「宋」，而是來自非洲加蓬，名字叫Henri Samoutou，是她大學時在眼科診所當義工邂逅的。

2012年，他們決定在剛果北部成立「目養計劃」（New Sight Congo），開設當地首間非牟利眼科診所，讓非洲貧窮人口重見光明。即使中間充滿了挫折與跌跌撞撞的摸索，開辦眼科中心費用沒有着落，樂觀的她仍然笑迎挑戰，堅持留守非洲，為他人燃點希望。

開，這需要耐心講解，與他們建立關係，同時培訓當地的醫療人員，讓他們未來自立，這些都不是一時一刻的事。」

大部分病人一旦離開自己家園，等如放下生計。最近，丈夫告訴她，有一位患青光眼的女生已多月沒到診所取眼藥水，病情嚴重了，最後很辛苦籌到交通費，但又沒有能力付診金。「她一直擔心，來到沒有錢支付。所以，是否貧窮的人較容易開心呢？其實，他們經常要拋下尊嚴，很難受的。」

診所提供免費醫療，Joyce仍然鼓勵有能力的人付出。「我們發現肯用金錢換取藥物的人，會較為珍惜。如果免費派藥，他們遺失的機會，不滴藥水的機會較大。」如果無力支付，也不介意安排病人以簡單的工作代替手術費用。

「我們沒有洗衣機，有時會把衣服給他們洗。有些人會帶食物如香蕉前來以物易物。丈夫早上跑步時，試過有病人送來公雞感謝。我們不好意思拒絕，於是收了。割痔的時候，順道家教，讓子女進行一課醫學教學，認識動物內臟，基本上我們見到什麼就教。」

為不能滿足女兒心痛

Joyce育有兩女一子，分別為八歲、五歲及三歲，不似一般家長，硬性追求名校和不斷的補習，反而在剛果成長，能夠讓孩子見識到很多城市裏學不到的東西。「全是我自己教，這邊的學校一本書都沒有！」

Joyce一家人都愛藝術，中學時代演話劇的她，最愛到博物館和劇院。「大女兒兩歲時，看見小提琴，很想學。但在非洲連洗頭水都無得賣的地方，如何讓她學小提琴呢？我鼓勵她學牧童笛或鋼琴，媽咪可以教，她說ok，但仍然想學小提琴，於是祈禱。她每次祈禱，我便心痛，為何小朋友想做的事，我不可以鼓勵？」

恰巧，有位曾經擔任小提琴老師的護士，前來當義工，讓她的女兒體驗了九個月小提琴之樂。「可惜，她已經離開非洲，大女兒又再祈禱，希望有個又曉小提琴和芭蕾舞的人前來，哈哈。」

不少家庭擔心，把子女留在落後的非洲，會否太危險？她笑說：「五歲的兒子非常活躍，喜歡跑，曾經撞過三次柵欄，掉了四隻牙，當地沒有牙醫，這是最大的危險的事，做母親的會心痛，幸好那時有位美國牙醫來當義工，感激神。」

影響她人生觀很深的是UWC的教育，與超過八十個不同國家的同學，一起學習和居住，在多元文化中，她擴闊眼光，更具同理心。「有些人覺得非洲那麼遠，不關我事，但你一到當地醫院，自然會觸動每個人内心感覺，很想關心別人。」

她想起有一次在家中搞派對，邀請當地小朋友來吃自助餐，他們把碟中的食物，堆得滿如一座山，完全不理會後面的人。「不是種族歧視，而是人很容易對別人有偏見，香港人會覺得，這些小孩沒有禮貌，以後不讓自己的小朋友跟他們玩。但當你知道，他們平日窮到無得食，就會明白，不要用第一印象判斷人，反而需要更多同理心。」

貧窮和眼疾的問題沒完沒了，在偏遠之地難免感到孤立無援。不過，讓她感到欣慰的是：香港、英國或世界各地的UWC的校友，都很支持和鼓勵她，為病人創造更多重生機會。「我和丈夫從來沒有想過是慈善或是什麼機構，有時，在街道遇見康復者跟你揮手，他們能夠重拾生計，小朋友重返校園，就知道留在非洲服侍、培訓當地人去幫到自己人，就是我們的目標。起初計劃七年、十年時間完成，但世界變得快，充滿未知之數，惟有繼續做下去。」

想了解及支持計劃，可瀏覽「目養計劃」網頁：www.newsightcongo.com